

79299/1552

1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 |
|-----|
| 282 |
| 17 |
| 09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七

臣門

規諫儲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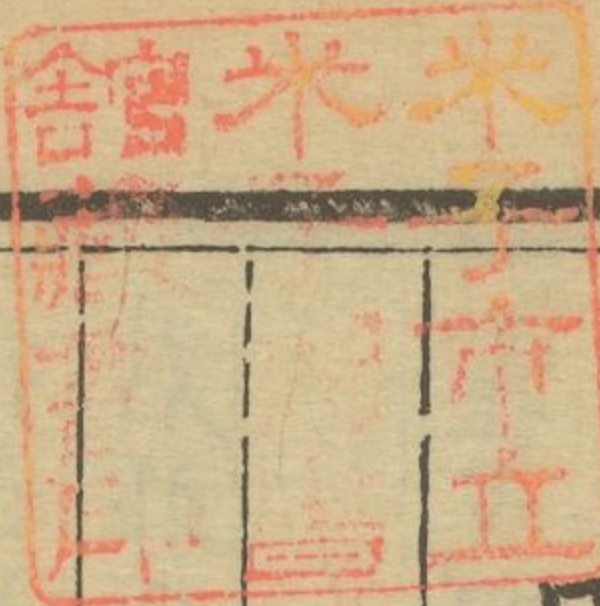
能正言規諫儲君之失者

太公望諫鮑魚非禮物事文類聚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程昱止殺降魏書

程昱拜奮武將軍曹操征馬超子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等反河間遣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為宜如舊法昱



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故圍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縱誅宜先啓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豈不咎丕入特引見豈曰君有不盡邪豈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還聞之甚說謂豈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霍戈援引古義

蜀書

霍戈蜀後主時為中庶子後主立太子璿以戈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戈援引古義盡言規諫其得切磋之體

程秉說太子以關雎為首

吳書

程秉字德樞為太子太傅孫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

迎妃權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

溫嶠規諫太子

晉書

溫嶠字太真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高允忠諫

北史

高允字伯恭武帝時歷仕著作郎魏太子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

邢峙喻太子邪正北史

邢峙字士峻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文宣帝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庖人進太子膳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行本正言輔導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

李綱正諫太子唐書

李綱字文紀高祖時拜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傳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甚聞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

張士衡因對致戒唐書

張士衡隋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嬰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唐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宗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柰何對

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恠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文偉切諫唐書

邢文偉與厯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高宗咸亨中厯太子典膳永時孝敬太子罕見官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元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

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知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胡車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云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帝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百也遂授之

姚班四上書諫節愍唐書

姚班篤學立志武后時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曰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治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日內置作坊諸工役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直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大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

劉憲諫太子通大意事文類聚

劉憲遷太子詹事時唐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脩宜召問以察其言

婁機四事規獻太子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時舉進士第授監官尉後為太常博士祕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大猷止樂宋史

汪大猷宋孝宗時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大猷曰

鄭衛之音近習之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

王人規諫宋史

王介字元石寧之時為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李謙等論政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諭德李謙左贊善大夫夾谷之奇嘗進言於裕宗曰殿下睿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官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親曰崇儉曰親賢曰幾諫曰戢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
敝其論正心有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
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
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
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
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
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為切論睦親以宗親為王室之
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
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其論正名
革敝尤切中時政

王暉進事略規太子 元史

王暉字仲謀裕宗在東宮軍主事華事各其目曰廣孝立愛端

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
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
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
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
其說賜酒慰喻之

規戒儲君

正言儆戒儲君者

孔衍開諭太子 晉書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
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
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

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
出行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

范雲讜言戒文惠南史

范雲字彥龍齊武帝時為竟陵王子良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
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
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
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
言

陳俊卿勸太子毋鞠戲宋史

陳俊卿字應求高宗時以校書郎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
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兼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
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匡護儲君

匡正輔導儲君者

賈誼歷言輔翼太子之具前漢

太傅賈誼言於文帝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袍之
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
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恥一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蕭元納忠直 遼史

蕭元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其先嘗為西南面撻刺元納魁偉簡重善騎射道宗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元納對補祗候郎君遷近侍敝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巳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元納及夷离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

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獲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

德升言選士 金史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章宗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後為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太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曰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

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

李迪寤帝遷扶 宋史

李迪天禧中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周懷政之誅真宗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以誅懷政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竊准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迪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明問政

人臣訪問為政之道者

子產問政於然明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大叔問政於子產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梁君問孔子六術說苑

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

親則長有國不惑益士祿聖人自来尚二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右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只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只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路問治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可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肖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選舉遴選人材舉而任之者

趙禹為衛將軍選舍人前漢

漢武帝時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不備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絃自為貧何也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

上籍以聞

毛玠選用清正之士事文類聚

毛玠魏文帝時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玠莊瞋笑南史

顏竣字士遜宋孝武時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訢常歡笑答之人言顧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辛術銓衡北史

辛術字懷哲初解褐司空曹叅軍齊文宣時遷吏部尚書性

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自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貞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語其所推擢後亦皆致通顯

牛弘推心任委 北史

牛弘字里仁仁周歷位中外府記室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後拜吏部尚書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由不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

一師旦不擢浮艷 事文類聚

真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

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躰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今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効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薛珽愛人稱職 唐書

薛珽字溫如初遷乾臺令德宗時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字相欲校以文詞薛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其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陳恕知人 宋史

陳恕字仲言太宗時初通判洪州以鄉里辭改禮州後遷禮部侍郎真宗咸平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

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怒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舉薦

能舉才能薦於時用者

穆仲舉孝公 國語

樊穆仲事周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賊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曰季舉異缺 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晉曰季使過異見異缺耨其妻饒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九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祁奚舉善 左傳

魯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子產喻子皮

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也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

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獻子舉眾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祈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陰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

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戍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吾與
戍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戍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
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
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
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
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
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

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驥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
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

冉求言歸孔子 孔子家語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任用欲以求治是

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

鮑叔薦管仲 齊語

齊桓公自莒反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以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夫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伐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二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

祁奚薦子國語

祁奚辭於軍曰制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狂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

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正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于虞丘子薦叔敖說苑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也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壯王從之賜虞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

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讒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宣子舉韓厥得當說苑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子胥進專諸吳越春秋

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穎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

市吏薦子胥於吳王

吳越

伍子胥亡楚奔至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

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

百里傒進蹇叔

史記

百里傒時為秦繆公用號為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天

寒泉子事秦惠王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獨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吾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忌進孫臏 又訂

齊將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諸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驄與彼上驄取君上驄與彼中驄取君中驄與彼下驄既馳三

軍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公仲進賢史記

公仲為趙烈侯相國烈侯音謂公仲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出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我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蘇代舉甘茂 史記

甘茂得罪逃於齊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公叔座薦公孫鞅 史記

公孫鞅事魏相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

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

蕭何追信 前漢

蕭何高帝時為丞相韓信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也臣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

為公以為將何曰雖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既為將後出兵虜魏王一豹於河東禽夏說於代郡斬成安軍殺龍苴終取楚皆信之功也

蒯通蓋何東郭先生前漢

蒯通遊至齊國齊悼惠王相曹參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六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以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

通曰諾臣之里婦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心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也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也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口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一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無知進陳平前漢

陳平初仕楚項羽為都尉羽欲誅平懼乃亡楚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是與平語而說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與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

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嬴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仗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廼不敢復言高祖用平計定天下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

叔孫通進儒生 前漢

叔孫通儒服見漢王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之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君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歸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關乎故先言斬將塞旗

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及通定朝儀拜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官之帝悉以為郎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田叔薦孟舒 前漢

田叔其先齊田氏也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

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是乃子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臨城死敵如子為父舒所以為長者於是

吳公薦賈誼 前漢

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廼言洛陽人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馮唐舉將 前漢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

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久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
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食之此非空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日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可盡其知能當是時
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遠避不近雲中之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藉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
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特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長孺推舉名士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武帝時為護軍將軍為人多略知足以當世
取舍而出於忠厚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

趙綰薦申公前漢

趙綰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時綰與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縮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來帛加壁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年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何武樊善前漢

何武字君公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為人仁厚好進士樊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稱焉

丙吉舉賢稱職前漢

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

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鄧禹薦寇恂後漢

鄧禹字仲華從光武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

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
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鄧禹薦吳漢後漢

吳漢字子顏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
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
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
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

陳寵任人後漢

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
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
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

書而已帝大悅而渙由此顯名

虞詡薦雄有寒寒之節後漢

虞詡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
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難厄以為驚戒實有王臣寒寒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
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王謚舉种嵩後漢

王謚者河南尹田歆外甥也時謚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
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尔助我
水之明日謚送客於大陽郭遙見种嵩異之且嵩父先為定陶
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進趣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謀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
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謀曰山
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
詞對有序歆甚嘉之召署主簿順帝末為侍御史

曹騰稱嵩後漢

曹騰字季與桓帝立封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漢太后官也加位特
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
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
史种暠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
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能
吏時人嗟美之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
力焉

范遷薦融後漢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
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明帝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
憚之

鍾皓薦陳寔魏書

鍾皓字季明桓帝時人也性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
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
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
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二荀繼薦海內名士 魏書

荀彧字文表為曹操謀主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
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郎
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
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
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今之論
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或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宗馬
見速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曰君雅重荀君比之
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
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認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
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張超薦遺 魏書

張超字白業素紹從兄獻帝時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

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
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
傳

荀彧薦舉 魏書

荀彧獻帝時侍中守尚書令曹操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
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
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

華歆薦管寧 魏書

華歆魏文帝時為司徒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
帝以安車徵之

鍾會致楷戎於昭 魏書

裴楷字叔則元帝時為侍中中書令與弟綽皆為名士初楷與

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昭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昭即辟為掾進歷顯位

魯肅遺書薦統蜀書

魯肅字子敬為吳將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
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
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諸葛亮密表蔣琬自代蜀書

諸葛亮以蔣琬代裔為長史八年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
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
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
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

陽亭侯

憲薦蜀郡舊人蜀書

羅憲晉武帝時位冠軍將軍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
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
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泰琅邪諸葛京汝
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

陸遜薦式吳書

陸遜字伯言孫權時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
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孫權遣遜討棧平之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
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成長者之事顧人不

能為耳

蔣欽薦何盛 吳書

蔣欽字公奕孫權時拜別部司馬後拜津右護軍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孫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祁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呂蒙薦陸遜自代 吳書

呂蒙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無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

周瑜疏薦魯肅 吳書

周瑜為南郡太守病困上疏孫權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墮踣之日所懷盡矣權即拜肅奮武校尉

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今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

郭奕用李含晉書

郭奕字大業武帝咸寧初為雍州刺史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

賈充薦士晉書

賈充字公閭武帝時任車騎將軍尚書僕射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成就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周浚舉宗子晉書

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之

山濤舉紹晉書

山濤武帝時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祕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祕紹賢佯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荀勗薦楊珧參輔東宮晉書

武帝時光祿大夫荀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輔之舉子博晉書

胡母輔之字彥國西晉惠帝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召為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

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
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
甄拔人物若此

王戎薦石偉 晉書

王戎字濬冲惠帝時加建威將軍伐吳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
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
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

桓彝薦徐寧 晉書

桓彝字茂倫元帝時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
輿縣過縣宰徐寧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
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
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

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王導薦紀顧 晉書

王導字茂弘元帝時為安東司馬導與帝素相親善導知天下
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
輿具威儀導與從兄敦皆騎從紀瞻顧榮見之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宥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以招俊
又况天下喪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若
引之以結人心則無不來矣乃使導躬造二人皆應命由是吳
會百姓歸心焉

周浚薦吳珪 晉書

周浚字開林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
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

應州郡之辟後仕魏明帝時累遷至陽州刺史隨王暉伐吳濟江有功移鎮秣陵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襲奪立市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偽也侯者得其書呈浚曰君子人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遂薦遷侍中

庾翼薦桓溫

晉書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南蠻校尉與桓溫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塔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張軌薦謝艾

晉書

張軌穆帝時為涼牧府相司馬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涼主張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繫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鳥鳴于牙中艾曰鳥邀也六博得鳥者勝今鳥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王胡之薦沈勁晉書

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動清操著於鄉

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其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所戶累蒙曠益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眾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哀帝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眾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慕容恪舉吳王 晉書

慕容恪字士
位累戰有
慕容暉親
况國之懿
少安不然

恭前燕慕容皝之第四子也數從皝征伐及儁嗣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恪臨終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恐二寇必有闕閹之計言終而死

竟陵王薦范雲 南史

齊竟陵王
朝政得失
聞范雲諠
存者百有
爾方今弼

良為南徐州南兗州范雲字彥龍並隨府遷每陳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

王儉舉李嗣 南史

王儉字仲賢梁武帝時為尚書令嘗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厄之行狀也

僧珍舉季雅 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梁武帝時拜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閹人少之弟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范雲薦沈瑀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吾人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

朱异薦陸驗南史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誑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問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

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謂之三蠹

張纘奏王勣為洗南史

王勣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武帝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勣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勣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

徐陵推薦受賞南史

徐陵字孝穆陳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善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儀北侵宣帝命舉元帥眾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

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
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
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
人

常景稱温生大才 北史

温子昇字鵬舉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勲以夜繼晝晝夜不
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
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
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元魏孝明
帝熙平初東平王元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塞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
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

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

子如舉魏收 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葉東魏靜帝時仕為尚書左僕射時魏收兼中
書舍人使梁還僕射高隆之求南貨不如志遂諷御史高仲容
禁止於臺久之得釋子如薦收於高歡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
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箕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
奉使霸朝收假其光子如因宴戲言於歡曰魏收天子中書郎
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

楊素舉榮毗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好選長史素薦榮毗
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
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道衡薦李文博 北史

李文博性真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及覆吟翫隋文帝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紀而清操愈厲不忘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

省甚嗟慙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

許善心薦舉一時名儒 事文類聚

隋煬帝大業初許善心薦徐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文遠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

李綱薦師古 唐書

李綱字文紀初任隋時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文帝仁壽中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立本薦仁傑 唐書

關立本高宗時為中書令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史誣
訴黜陟使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
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良嗣薦安石 唐書

蘇良嗣睿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
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
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
政

劉憲舉褚無量 唐書

劉憲唐睿宗時除大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
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
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

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師德薦仁傑 唐書

婁師德字宗仁武后時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
未輔政時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
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
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
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元方薦拔 唐書

陸元方字希仲武后時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
親黨武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
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
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
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
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
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
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舉嘉貞 唐書

張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
御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
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
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
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
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
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醜其得人

欽緒擢韓琬 唐書

蔣欽緒中宗時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
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
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畀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
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士類此

韓滉表贊 唐書

劉贊玄宗時以陰仕為鄜丞杜鴻漸一劔南還過鄜尉驛豐給

揚炎薦劉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
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
幹疆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
此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
治有異行加金紫

祐甫擬授莫不允諧唐書

崔祐甫字貽孫仕代宗時遷中書令
自肅宗至德乾元以來
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
來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
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網紀大
載誅揚綰相未幾卒常
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
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
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
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
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心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
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口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
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郭子儀薦裴冕唐書

裴冕字章甫代宗大曆中郭子儀言於帝曰冕首佐先帝馳驅
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
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
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巴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
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

薛嵩舉樊澤唐書

薛嵩代宗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樊澤少孤依外家客河朔嵩
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潦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
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
炎善之擢左補闕

裴垍代相舉賢唐書

裴均字弘中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以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產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均引薦一時明臣 唐書

裴均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固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

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裴均薦李藩為相 唐書

李藩憲宗時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均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韋處厚薦裴度 唐書

唐穆宗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異之家敬宗嗟惋歎宰相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

所以馮唐知漢文帝雖有頌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慶厚曰度
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
平章事

李甘薦楊宰 唐書

李甘字和鼎穆宗時累擢侍御史甘方未顯時以書楊宰薦於
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揚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
卿死宰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
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纒
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宰泣歸責
其子以宰勉之宰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問唁而書顯之豈
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剗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
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為師

不能攘而宰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宰絕乳即
能詩洛陽兒曹壯於宰者皆出其下聞宰之贖喪潞帥償其費
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宰於
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熱印自任類此

白敏中薦令狐綯 唐書

初唐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
獨見頰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
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令狐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
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張儉明幹見薦 遼史

張儉性端慤不事外飾聖宗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
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

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時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

德讓薦烏不呂遼史

韓德讓聖宗時仕為北院樞密使烏不呂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嘗與文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文直訟于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蕭恒德伐蕪盧毛朶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

王朴薦扈載宋史

王朴後周世宗時為樞密使扈載以文章馳名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李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才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

張詠致書薦覃宋史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風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衆許其能讓

賈黃中薦呂端宋史

賈黃中字媯氏宋太宗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

也

謝泌薦張逸 宋史

謝泌字宗源真宗時徙知同州遷判吏部銓張逸進士及第為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泌將薦逸先設几案
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

上安薦寇準 宋史

畢士安字仁叟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
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
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
臣篤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
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生

梁為邊境患若準才

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王旦薦士 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加太尉兼侍中時參政李行簡以將作監
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
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貞
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王旦薦寇準 宋史

王旦以大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真宗嘗入肩輿入禁使子雍與
直省吏俠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
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
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

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為相

王禹偁薦孫丁可充脩撰事文類聚

宋真宗時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脩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脩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昌言薦賢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太宗時舉進士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為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仲淹舉韓億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時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仲淹既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韓億可用後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叅知政事

胡宿舉才聽擇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仕為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鹽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儻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

韓魏公薦歐陽脩宋史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宋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士者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范鎮舉佺應選

宋史

宋神宗詔求直言鮮于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富弼薦彥博

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梁燾引薦

宋史

梁燾字况之哲宗時仕為尚書左丞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陳邁薦賢

宋史

陳邁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徽宗時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陳襄薦章具備

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右靈先生宋高宗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

薦斯為盛矣今且示百辟各舉所知

趙鼎舉浚 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都督川陝荆襄辟喻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浚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

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

湯壽乞朱熹講官 宋史

湯壽字君寶孝宗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教授轉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柯壽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翹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旬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

劉珙推舉才能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建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龜年進賢 宋史

彭龜年字子壽寧宗時為中書舍人帝嘗謂曰退朝無事恐自

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
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
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鏗黃艾鄧駟十人姓名
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忽徠一世之傑
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

張忠定同薦范張事文類聚

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
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
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
驛傳橋道皆完嘗田萊墾闢野無墮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

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
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韓琦薦韓絳有公輔器事文類聚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
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
薦此人朕豈可違

孫抃薦臺官事文類聚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
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史天澤舉姪元史

史天澤字潤甫太宗時紹兄史天倪職為都元帥姪史楫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略徇地斬黃善吾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竇默舉姚樞元史

竇默字子聲世祖時初拜命召奏對皆稱旨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

崔斌舉安童為相元史

崔斌字仲文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

仲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

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成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世宗中統元年改西京叅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憲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

賜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劉秉忠薦文謙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元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

劉賡先舉讓士 元史

劉賡字熙載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世祖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還翰林為子士承旨無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必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知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

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加光祿大夫

阿沙不花薦母弟 元史

阿沙不花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

哈散薦張思明 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出為工部尚書勤政初仁宗嘉歎之除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悞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前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

安藏薦陳顥元史

陳顥字仲明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
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乃薦
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

自拔 以已所能自求進用者

毛遂脫穎史記

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
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
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
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

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
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
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遂按劍
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比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
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能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自君為不失今乃於毛先生生人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遂以為上客

周丘請節下下邳史記

周丘下邳人文帝時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趙充國願攻羌虜 前漢

趙充國武帝時為中郎將宣帝神爵初時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宣帝笑曰諾

公胄自言能為劇縣 晉書

袁甫字公胄晉武帝時為松滋令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

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
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
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杜坦論日磾自比南史

杜驥字度世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
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
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
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
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
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
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土

默然

鮑照貢詩言志南史

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適麗宋文帝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劉
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
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鷺雀相隨乎於是
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肯為
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攸之求補白丁隊主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

之衆沈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

蕭琛桃杖造王儉南史

蕭琛字彥瑜少明悟有才辯起家齊和帝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簿

元澹以藥石自喻唐書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武后時進士弟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日無也

仁美自陳筋力未衰宋史

周仁美宋開寶中應募仕太祖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屢出戰有功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庭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負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乃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

向通漢上言求進宋史

太宗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為辰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

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優命詔加
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

| |
|-----|
| 282 |
| 17 |
| 09 |

